

佛罗伦萨来客

蛛丝马迹

无形的情丝

弯曲的X线

侦探与推理

蓝玛 吴励生 翼浦 彭祖贻 等著

第2个目标

情杀

设计死亡





侦探与推理

蓝玛 吴励生 冀浦 彭祖贻 等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侦探与推理/蓝玛等著.-北京:群众出版社,1999.7

ISBN 7-5014-1963-9

I. 侦… II. 蓝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6304 号

侦探与推理

著 者 蓝 玛等

责任编辑 张 蓉

封面设计 张晓光

版式设计 连 生

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 100078

印 刷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296 千字

印 张 13.375

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14-1963-9/I · 797

印 数 4001-8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编 者 的 话



《侦探与推理》丛书，以刊登中短篇侦探小说为主，辅以作者、作品评介及有关侦探小说创作、研讨活动信息等，陆续分辑出版，每年出若干辑。

侦探小说是本世纪初由西方引进的文学品种。三十年代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是程小青先生，他的《霍桑探案》脍炙人口，深受读者喜爱，在我国侦探小说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。我社曾于1986年和1997年分别以两种版本再版。在五十年代，侦探小说被称为“肃反小说”或“反特小说”，《无铃的马帮》《双铃马蹄表》《一件积案》等优秀作品家喻户晓，有的被改编成电影，广为流传，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。进入八十年代后，侦探小说更是异彩纷呈，《刑警队长》《傍晚敲门的女人》《翡翠麻将》等作品风靡一时，从我社出版的《当代中国公安文学大系》和将出版的《建国以来侦探小说选》可看出当时的盛况。九十年代，侦探

小说不再有八十年代的繁荣。市场经济的冲击，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，迫使人们不得不在困惑徘徊的处境中研究其文本，讨论其前景，探索其新路。这是本世纪末的思考和探索。人们期待着侦探小说的新的辉煌，这不只像夜空的流星，光彩一瞬间，而是要群星荟萃，光照文坛。

≡
☆ 本丛书的出版，是想给作者提供一块小小的园地，给读者提供一份快餐，为振兴和繁荣中国侦探小说文坛，为侦探小说登堂入室、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，略尽绵薄之力。望读者、作者都能喜欢。

目

录



1	佛罗萨来客	蓝 玛
119	设计死亡	彭祖贻
175	无形的情丝	(日)夏村静子 李重民 译
230	蛛丝马迹	吴励生
282	情 杀	翼 涌
313	弯曲的 X 线	康焕龙
386	第二个目标	(日)西村京太郎 杨 军 (逸 博) 译

佛罗伦萨来客

蓝 玛

≡
☆

— 神秘的谋杀

有关私生活的话题——那人死了——干茄子似的小老头——穿红风衣的女人——精神病患者——杭州睛

拉面的大老黑已经累得比案头上那块面团还软了。他哼哼着，又在宣称“下个月打死也不干了”，——他这话迄今为止已念叨了十个月。而明天第一个上班的依然是他，他强调：别人和的面他不放心。

的确够呛，一天十多个钟头的力气活儿，生是把七十多公斤面拉成米粒粗的细丝，除去技术不说，光力气也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消的。大老黑不止一次和经理吵架，每次都强调：“平阳路拉面馆没有你照样开张，没有老子就得关门。”把经理气得要死，发誓把他“炒”了。可是，大老黑至今安如泰山，月薪还在不断上涨。

老实说，平阳路拉面馆没有这个“大拿”还真保不住垮

台。

去年的这个时候，街对面开了一家美国加州牛肉面馆，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式。大老黑笑笑，道：“别忙，鸡公扁屎头截硬，有种的三个月以后见。”

结果，不到三个月，加州就卷了铺盖回“加州”了。大老黑为穆斯林争了一回脸，进进出出眼睛始终长在头顶上。只有在他打着赤膊哗叭干活的时候，你才会感到，这老兄仍旧是位
 ☆ 彻头彻尾的劳动人民。

他指出：老子每天都要从古城至黑山口跑个来回儿！

古城到黑山口一百四十多公里，他拉的面要跑个来回。有人计算过，果然能跑个来回，还有富余。

大老黑是这个拉面馆的摇钱树。

此刻，他老兄正斜倒在凉椅上喘气，肚皮上的肉棱子一疙瘩一疙瘩的都是肥肉，肚脐眼儿上摆着个紫砂茶壶。时近初秋，又是晚十点，打店门处吹进的夜风穿堂而过，颇有些凉意，可这位大爷还在一个劲叫热。

“猴子，该关板了，叫那几位赶快走！”他朝店堂里喊。从这儿望出去，店堂里至少有一位顾客。

猴子是个刚分进来的待业青年，正处在那种听吆喝时期。几位师哥师姐都在后灶上忙活，店铺里的“糙活儿”全归他和小邱。

听了大老黑的吩咐，他心里骂了句“老狗日的”，便朝门口那对小夫妻走过去。

“喂，二位，你们聊得差不多了吧？”

这对小夫妻已经在那里聊了快两个钟头了，弯着身子，头对头地小声说话，不时地放出一阵阵大笑，旁若无人一般。很

显然，吃面并不是主要的。那男的好像在说某个大款的事，和私生活有关，具体又牵扯到该人的生理缺陷，好像是性器官。猴子多少听到几句。

他闹不懂，一个性器官值得没完没了地聊么？而且那女的听得似乎很投入。

见猴子如此不客气，那男的也只有不客气了！“你叫唤什么，不就是钱吗？”

大老黑在里边搭茬儿了：“猴子，你告诉他们，不是钱，
是制度！” ☆

猴子道：“不是钱，是制度。”

那男的抠着鼻子旁边的一个小包，问：“什么制度？”

“猴子，告诉他们，是作息制度。老子已经该下班了。”

猴子用大拇哥朝后指指，对那男人道：“听见没有，是作息制度。老子已经该下班了。”

“你他妈是谁老子！”那男的跳了起来。

猴子跳开一步，摩拳擦掌准备上。一天到晚干跑堂的，他还憋着一肚子邪火儿没处释放呢。在店堂里干上一架，大约和许多中外影片里的镜头差不多。

倒是那女的有眼色，拉着丈夫骂骂咧咧地走了，临出门还朝地上唾了一口。

猴子感到十分扫兴。便噙着牙朝墙角儿那位“独行侠”去了。

这人似乎睡着了，长着一头长发的脑袋耷拉在胸前，看不见脸。两个肩膀支棱着，相当瘦。穿的是一件质地一般又十分不干净的灰西装，从半敞的衣领处，露出半截深红色的领带，桌子下面，是一双棕色带网眼儿的皮鞋。由于角落光线很暗，

他很难引起旁人的注意。桌上的面还剩下半碗，撒了不少汤，另有一碗面尚未动筷子。

猴子踢了踢椅子：“喂，醒醒！这儿不是火车站。”

他料定对方是个赶火车的外地人。

对方毫无动静。

“喂，说你呢！”猴子推了对方一把。

那人的身子歪了一些，仍然没有反应。

≡
☆ 猴子的头皮突然有些发毛，直觉告诉他：这个人已经死了。

他忽然有些激动，说不清为什么。总而言之，店堂突然冒出个死人，这对于处在毫无趣味、千篇一律、名声又不怎么响亮的日常工作中的他来说，无疑是个刺激。

他呆望了一会儿，直待大老黑又一次吆喝起来，他才慢慢地伸出一根手指，在那人的瘦肩膀上捅了一下。

只见那人身子慢慢地倾斜了，姿势没有多大变化，慢慢地、慢慢地，如同电影中的慢镜头似地倒了下去。身体和地板接触的一霎那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。大腿碰在桌腿上，桌子摇晃了一下。

那是一种镀克罗米的折叠式餐桌。

“咳！干什么呢？闹地震呢？”大老黑粗声粗气地吼道。

猴子搓搓手，慢慢地向后退着。真怪，他头一次碰见这种事情，居然没有什么紧张感。

“喂，黑师傅，你来一下。”猴子歪头冲里边扬了扬手，“情况好像不太妙！”

大老黑正在系着外衣的衣扣，听见这声音，便歪了歪头，嘴角儿的烟卷一翘一翘的，“怎么啦？死人啦？”

“您说对了，黑师傅，那人八成真的死了。”

大老黑哆嗦了一下，嘴角儿的烟卷掉在了地上，随即骂骂咧咧地走出来：“狗日的，你别吓唬老子！”

话音刚落，他蓦地怔住了。他看见了倒在餐桌下的那个死人，此刻那人像只大虾似地躬在地上，头侧贴着地面，半张着嘴，一对死眼睁得很开，好像在注视着两个人的脚。

大老黑的后背上冒汗了，冒出的是冷汗。过了好一阵儿，他才捅捅猴子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妈的臭脚，快去报警哇！” ☆

猴子哎了一声，飞窜而去，又回头叫道：“黑师傅，是119还是110？”

“110，匪警！”大老黑用凳子把现场圈了起来。

他知道，此刻自己能做的只有这个。

桑楚有些低热，他很紧张。高热他不怕，那很容易查出病因。低热就不同了，也许什么毛病也没有，也许隐藏着大毛病，没准儿！

要不是因为这莫名奇妙的低热，他很可能直接去杭州了，绝不会在古城下车。老殷说明天送他到医院去查查血相。

此刻，殷培兴正蜷在沙发里，满有兴致地在看那部十分叫响的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，嘴里还在哼哼叽叽地跟着唱。桑楚躺在老殷他闺女临时腾出来的那间小屋里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。女孩子的卧室里有一股叫人受不了的怪味。老殷很伤心地说：“谁让我没儿子呢。”

堂堂一位公安局局长，也会为没有儿子而悲哀，这不能不使桑楚对此兄的言行产生怀疑。当然，同情是另一码事。

电视的声音放得很大，那位大卫正在和王起明斗法，为了争夺同一女人，两个文化差异很大的男子汉，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刺激着对方的神经。桑楚觉得，男人都他妈是贱骨头。他对这部戏的评价不算很高，因为在同一部剧里来回使用两种语言，会使很多人挠头。另外，他们把美国纽约拍得太漂亮了，桑楚去过那个城市，知道那里有许多破败的角落。

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

三
☆

殷培兴把电视的音量放小些，顺手抓起了话筒。电话是刑侦处打来的，说是平阳路口的那家牛肉面馆发生了命案，问他去不去看看现场。殷培兴望望电视屏幕，挥手道：“算啦，你先干着，我明天听汇报。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咱们还可以请桑楚参谋参谋。”

电话那端突然没动静了，好半天才诈唬起来：“什么？桑楚在古城？”

殷培兴用眼皮翻了翻溜达进来的桑楚，琢磨着为什么桑楚这家伙走到哪儿都这么令人惊喜，他尽可能把口气放得很随便，对话筒道：“他是来了，中午到的，现在正在我旁边打哈欠呢。我说，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，也只不过是干茄子似的小老头儿！”

“那就对了，桑楚就是那副长相！”话筒那头兴奋地说。

殷培兴朝桑楚苦笑了一下，冲话筒叫道：“废话，这还用你说么，我认识他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！好了，干活儿去吧，有话明天说。”

刚要放话筒，桑楚说话了：“叫他们带我去看看现场，现在就来，我在你这烦得慌。”

“这又何必，你在发低烧。”殷培兴显得很为难，“不一定

是大案。”

“小案也成，干干活儿低烧就好了。”

殷培兴只得举起了话筒：“喂，把车拐到我这儿来一下，桑楚想去看看。”

他听见那头儿嗷地一声怪叫。

“性格很奔放，是否有外国血统。”桑楚觉得那声怪叫非常有意思。

殷培兴眼睛直了，他简直无法相信，桑楚这家伙仅仅凭一声怪叫，就猜出对方有外国血统，而且让他猜对了。

三
☆

“见鬼！他的确是个二毛子，刑侦处副处长，现年二十八岁，未婚。桑楚，你是不是见过他？”

桑楚换上他那双旅游鞋，笑道：“我很想见见他，一般的来说，中外杂交的品种都很优秀。”

“不错，这个小伙子很聪明，母亲是白俄的后代，父亲是中国人。你知道，古城当年是白俄的避难之地。不过，你只能叫他二毛，千万别叫二毛子。不管什么人，只要叫他二毛子，他准跟你急。”

这时，房门被敲响了。

殷培兴站起来，小声对桑楚说：“注意他的头发和眼睛，还有那两个腮帮子，非常像伊凡诺维奇或者瓦西里什么的。”

公安局长作了个鬼脸。

出现在桑楚面前的年轻人的确很精干，头发是黑色的，但卷得非常别致，皮肤是黄色的，但眼睛略微不同，深棕色；大个子，宽肩膀，两腮果然有些像瓦西里。

桑楚很想像列宁同志那样把两个大拇指插在坎肩儿里试试。

“走吧，二毛。桑楚有几百个朋友，唯独缺少个混血儿，这趟古城没有白来。”他拥着二毛走出门去，甩下殷培兴在那儿发呆。

二毛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桑楚竟如此随和，连个敬礼的机会都没给他。两个人快步下了楼，桑楚觉得低烧没有了。他大概其比划了一下，发现二毛足足比他高出一头，至少一米八几。二毛耸耸肩，告诉桑楚：个头儿太大其实弊多利少，他宁愿像

三
☆

桑楚那样，小个儿，一脑袋智慧。

桑楚发觉二毛子在吹捧人方面不亚于纯种的中国人。

二毛还告诉桑楚，他母亲也不是纯粹的俄国人，外祖父是个荷兰富商。桑楚叫他别说了，再说就说到比利时去了。

警车鸣叫着开到出事地点时，已是夜晚十点半，路上行人稀少，银色的街灯家珠串般伸延远去。十几年没来了，桑楚对这座滨海的古城只剩些十分朦胧的记忆。记得上次来的时候，正在批“两个凡是”。

“二毛，你去过俄国老家么？”桑楚点上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他估计自己的低烧是感冒引起的，因为凡是抽烟不香，十有八九是感冒了。

二毛握着方向盘，注视着前方，道：“没机会。按说像我这种混血儿，去老家看看是应该的，可是母亲不让，她自己也不想回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或许有什么不想叫我知道的原因。”

桑楚对此表示理解，人活在世上，多多少少总有些属于自己的秘密。这时，出事现场到了。那里已经停了一辆警车。

走进店门的时候，二毛的人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勘查。尸体

依然侧卧在桌子底下，桑楚断定死者大约是四十一二岁，死亡特征显示是氰化物中毒，身上没有什么可资证明身份的东西。只有一小包药值得注意，药袋很新，显然是刚开的，药品名称是丙咪嗪，属于精神病或神经官能症专用药物。

“食物取证。”桑楚吩咐道，“不，所有的食物，包括那碗没动过的，还有桌上的汤。”

然后他便把目光转向背后那些店员。

此刻，那些人全都像有病似地望着警察们的动作，绿头绿脸的，十分晦气。

三
☆

桑楚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自顾点上一支烟，沉默了半晌，才低声问道：“谁是头儿？”

右边那个五十来岁的胖子扭过头来：“我是这儿的副经理。”

“正经理呢？”

“去宁夏了，下个礼拜才回来。”副经理无奈地摇摇头，一脸旧社会的旧社会。

桑楚叫二毛过来听听，然后对副经理道：“请谈谈发案前后的情况。”

副经理转向大老黑和猴子，对桑楚说：“具体情况我一无所知。出事的时候，我正在楼上做报表。直到他来打电话，我才吓了一跳。”

桑楚对猴子抬抬下巴：“你说说看。”

猴子依然没有什么紧张感。他似乎很有经验地思索了一会儿，又回头看看地上的死者，慢声道：“情况是这样的：我们店十点钟关门，我像往常那样往外撵人，撵到这位的时候，发现情况有点儿反常，推了他两下，他就倒下去了。毫无疑问，

他死了好一阵儿了。然后我就报了案。”

“只有这些么？”二毛问道，“你应该尽可能地把知道的情况提供给我们。”

猴子摊摊手：“这个我懂，可是，确实只知道这些。我是个跑堂的，要照顾二十多张桌子，哪有功夫注意每个人？”

“他的面是你送的么？”桑楚小声道。

“别忙，让我想想——”猴子似乎回忆起了什么，两只小眼睛瞪得溜圆，“对了！想起来了！我怎么把那个女的忽略了？”

“女的？”桑楚来了兴趣。

“对，一个穿红风衣的女人！”猴子的眼睛亮了，“黑师傅，您注意到没有？”

大老黑摇摇头：“没看见，我忙得屁股朝天，哪有功夫往外看。”

二毛敲敲桌子：“请谈谈那女人的外表。”

猴子比划了一下：“不矮，在女人堆里绝对属于高的那种，挺有气派，带着副白手套，圆乎脸，走起路来目不斜视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说不准，单从脸上是看不出来的。若说气度和举止，好像应该不小了。”

桑楚一笑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这是我的感觉，因为街上那些疯丫头都没有这种气质。这女人很……怎么说呢？看上去很老练。”

“谁要的面？”

“那个女的。”猴子十分肯定地说，“她要的两碗，但看得出来，她本人并不想吃。”

这个情况显然很重要，二毛望了桑楚一眼，想从老头子的脸上看出些反应。遗憾的是，桑楚毫无反映。

“估计一下，尽可能准确些，”桑楚朝猴子眨眨眼，“他们进来的时候大约是几点？”

“总归是天黑以后，大约是八点多吧？不，可能还要早些。”

“那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这我就知道了。真的，我一点儿也没注意这个。这么☆
说吧，就连这个女人，我也是刚才才想到的。”

桑楚朝猴子点点头，又转向大老黑：“您呢？看得出，除了他以外，你最有可能知道些什么？”

大老黑对着壶嘴儿吸了口凉茶，而后抹抹下巴道：“我要是看见就好了。当然了，我那个案子正对着那个墙角儿，可惜我后背上没长眼。而且我也没功夫回头，七十多公斤面全是我一个人拉出来的。”

桑楚不吭气了，二毛也不知再问什么。看看表，已经快十一点了。桑楚起来，重新回到尸体前，从死者的嘴唇和瞳孔状况看，氰化物中毒已基本可以确定。这种毒物作用快，动静小，指证为谋杀是有根据的。不过，桑楚一向不喜欢过早地下结论。

“运走吧。”他挥挥手，“抓紧时间，验尸报告明天一早必须拿出来！”

说这话时，他朝二毛笑笑：“我的差是不是伸得太长了？”

二毛慌了：“哪儿的话，有您指点，我烧香还求不来呢。”

桑楚笑道：“看情况吧。凭我的感觉，杭州那边儿不会让我久留于此。”